

張大帥真面目(下)

劉百非

——我所知道的張作霖先生

威鎮日本軍政大員

日本人一看機會來了，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此人後來曾來臺當過中日建交後的第一任駐華大使），就對張作霖（雨帥）說：「我可以派兵將郭鬼子（松齡）擋住，解決你眼前的困難，不過以往積累的老案你要同意解決，『五路』問題你要答應。」所謂以往積累的老案，都是袁世凱簽訂的賣國二十一條件中，大部份有關出賣東北的權益事項。雨帥當時曾說：「他媽啦個巴子的，不管誰簽訂什麼條件，有關東北問題，不得到我的同意，絕對無效，假如日本人要來動武，我他媽啦個巴子，就先把在東北的日僑，不論男女、大人小孩，全部殺光，然後拉上山去，再當紅鬍子就是了。」這一手還真管用，竟把日本軍政兩方鎮住了，對雨帥無可奈何，只有跟他商量，重簽新約。至於五路問題，就是天保、天圖、吉寧、吉會、吉長，這五條鐵路都在東北的北部，要求由日本興建、管理、使用，將和南滿鐵路一樣，鐵路兩側二十里以內有租借權，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可以任意駐軍，如此一來，整個東北就在日本掌握之中了。

雨帥當然知道利害，平常日本人用盡各種方

法向雨帥囉嗦，雨帥均巧妙的予以婉拒。如今日本人乘機勒索，以郭松齡叛變事件壓迫雨帥，雨帥飢不擇食，別無選擇，只好含含糊糊的先答應了再說，就說：「好好好，不過我本人不識字，等事情平服了之後，叫楊宇霆代表我與你們連絡辦理。」

以往是任何事情雨帥都是先答應下來，再由楊宇霆正式與日本人談判，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次還是照方抓藥。芳澤謙吉一看交涉成功，第二天就發表談話：「禁止郭鬼子所部通過南滿鐵路。」同時電令駐朝鮮的多門師團沿南滿鐵路沿線增援佈防，使郭鬼子無法通過進入奉天，只好停下來，派人交涉，日本人就跟他拖延時間。張學良帶了兩三千老弱殘兵，與郭鬼子的叛兵對峙，施行陣前喊話。叛軍官兵一看真的老長官來了，自是心戀故主，大家鎗向天打，砲彈也不炸，到了晚上，跑的跑，溜的溜，叛軍部隊散了大半，未跑未溜的也洩了氣，各方設法與張學良連絡。

祇怪罪郭鬼子一人

郭鬼子與日本人交涉了幾天，毫無進展，坐困愁城，度日如年。俗語說：「運去黃金失色」

，倒楣事接踵而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忽然探馬來報：「黑龍江吳大舌頭（俊陞）的騎兵業已撲來。」郭鬼子看出大事不妙，就叫太太收拾細軟，備馬逃跑，那知韓淑秀不會騎馬，郭鬼子又趕緊派人找大事。等大車找來，司令部外圍已經鎗聲如雨了，郭鬼子夫婦倉皇出走，與黑龍江的騎兵前後相差也不過半個小時而已；但是大車慢，騎兵快，郭鬼子夫婦眼看快被追上，只好棄車，落荒而逃，伺機匿藏民家。

追郭鬼子夫婦的是黑龍江騎兵第七旅，旅長王永清，所部追到新民埔前面，有一個地方叫老道房子，經過一番搜查，都要準備過去了，也是郭鬼子夫婦死星照命，突然有一個士兵發現，一家地窖口外有一張名片，大聲一喊，大家圍攏過來，判定郭鬼子夫婦定在地窖內，於是派人下去，將其逮捕。

這時王永清與吳大舌頭統統趕到了，就有人建議：「是不是要請示大帥呀？」吳大舌頭說：「唔——唔——快殺，這個人再有五分鐘我們就殺不了啦……。」王永清馬上命人將郭鬼子夫婦雙手釘在大車上，繞新民埔一周，就地槍決，以後還在奉天小河沿陳屍多日。時維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郭松齡倒戈叛變開始，到被捕處死

，剛好一個月，能不令人歎息。

郭鬼子郭松齡事件完了，張學良悲傷了一陣，才敢去跪見兩帥，兩帥大罵不止，一定要鎗斃。旋經吳大舌頭、張作相這些人勸解開，自然不了之。兩帥隨即犒賞三軍，大開慶功宴，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正在互相敬酒，歡樂頭上，副官驀地拾進來一口木箱，兩帥問：「什麼東西？」副官報告說：「是從郭鬼子遺物中覓到，與這邊人來往的信件。」大廳內登時鴉雀無聲，大部份人都傻了眼。

原來是當郭鬼子叛軍打到奉天外圍的時候，市內人心惶惶，大小官吏都不禁向郭鬼子暗通款曲，以免將來不保祿位，現竟罪證俱在，老命可危，有個地縫都想鑽進去，如何不急。兩帥一看情形，就說：「燒掉，他媽啦個巴子的，有罪的就是郭鬼子一個人，與別人無關，統統燒掉，以後不准再提。」兩帥此舉，皆大歡喜，大廳內重又熱鬧起來。不過只有一個人，就是王永清，事後經查知，曾與郭鬼子連絡，翌年藉故辭職，非但未予挽留，以後永未再用，也永未再准晉見。

揮軍入關聯吳討赤

郭松齡被殺的第二天，即宴請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關東軍司令官、多門師團長、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土肥原、町野武馬一千人等，兩帥當席贈送日方金票五百萬元（金票是日本紙幣，中國民間叫老頭票，彼時之五百萬元，約當現下之五億美金），日本官員不由相顧失色，嘆為畢生僅見之大手筆。兩帥將各方暫時安置就緒

，即思對馮玉祥如何報復，郭鬼子之叛變，全為馮玉祥所唆使，幾使張作霖基業全毀，老命不保，兩帥一生恩怨分明，此仇焉可不報。

馮玉祥、段祺瑞與兩帥的三角聯盟，於打败吳佩孚後，因利害衝突，已直接碰撞，毫無緩衝，跡近短兵相接，各懷鬼胎。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初，要非兩帥跑的快，也許在北京就給馮玉祥下了毒手。舊恨新仇，一齊湧上心頭，民國十五年春，奉天軍事會議甫畢，立即揮軍入關。當以三、四方面軍為主，兼軍團長張學良任總指揮，分兵四路，張學良自任第一路，攻昌黎、灤州。第二路韓麟春，經撫寧攻盧龍。第三路馮福臨，由冷口攻永平。第四路湯二虎，進朝陽攻承德。張宗昌的直魯聯軍，兵分六路，配合張學良主力，對馮玉祥南北夾擊。馮玉祥雖感壓力很大，但並未氣餒，一方面採取攻勢防禦，一方面派人赴武漢，欲向吳佩孚投降，解除背後威脅。迨張宗昌不計前嫌（張在不得已時，曾擬投吳，未獲收容）說服吳佩孚與兩帥化敵為友，杯酒言歡，前嫌盡釋，共同討赤（馮依俄共，故稱赤），馮玉祥始宣佈下野，率部北遁平地泉。

揭發俄共國際陰謀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由廣州誓師北伐，時馮玉祥請得俄援，投靠蔣總司令，由軍閥搖身一變，而為國民黨的革命志士。次年國民革命軍規復湘、鄂，底定東南，長江中、下游之廣大地區，盡入掌握，馮玉祥也由綏遠、甘肅南下，經陝西進軍中原。此時十四省聯軍總司令

吳佩孚，與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均被擊破。孫傳芳整頓殘餘，聯合張宗昌等北方將領，與兩帥當了陸海軍大元帥，以軍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職務，適國民革命軍內部分裂，寧、漢雙方對峙不下，影響了軍事進展，予兩帥以喘息的機會。但是共產黨徒有俄大鼻子在背後支持，惟恐天下不亂，仗仗外國人勢力，搞羣衆街頭運動，鬧學潮，攪罷工，使人民不得安居，社會秩序脫離常規。

兩帥至為震怒，首先將共黨同路人之報館負責人抓來鎗斃，繼命憲兵司令陳興亞搜捕共產黨首要及附從份子，一千共產黨徒聞訊，都紛紛逃入俄國大使館匿藏。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兩帥事先通知了各國駐華大使館，隨即派憲警部隊，進入東交民巷，包圍了俄國大使館，衝門進入；大鼻子駐外使領人員，一向蠻橫，這時有一個穿軍服，佩上校階級，全身披掛的武官出面，大聲叱喝，意欲將憲警人員唬住。他不知東北人平素早已恨透了俄大鼻子，抓住機會報復，豈可輕易放過。何況當兵的不怕亂子大，立刻有一個大個士兵，抬鎗正面瞄準該武官，同時推子彈上膛，作欲射擊狀，後面另一士兵竄上去，用槍托朝該武官腰腹部狠搗了幾下，該武官馬上舉起雙手告饒。結果逮捕了中國共產份子李大劍以下八、九十人，分別絞殺與鎗斃。另搜出了顛覆文件兩大卡車，請專人翻譯了幾個月，分送各國及國內有關部門參考，也就導致了稍後幾日的國民黨清共。並且查出了俄共在大使館內挖牆掘洞，欲向芳隣英國大使館盜取情報。諸般醜事，暴露無遺。

雨帥理直氣壯，向蘇俄提出嚴重抗議，因按一九二四年北京協定，蘇俄不可在中國散佈共產思想。雨帥得到各國的同情與支持，抓住蘇俄的小辮子，窮追猛打，進一步強迫撤換駐華大使加拉罕，蘇俄是啞巴給驢操了，吃悶虧在心裏，一切只好照辦。

痛罵張宗昌大混蛋

民國十六年多，蔣總司令復行視事，二次北伐，一路勢如破竹，軍次山東，日本人橫事阻撓，殺我公使蔡公時，演成濟南慘案。魯督張宗昌無法抵抗北伐軍之攻勢，竟欲飲鴆止渴，接受土匪原的建議，以日軍兩師團，改着魯軍服裝，代其抵抗北伐軍，事如果成，則後果不堪設想；被雨帥得知，立加責罵阻止。雨帥說：「他媽啦個巴子的，我們中國人打中國人已經不對了，怎麼可以教外國人來打中國人，你他媽啦個巴子真是混蛋。」議乃寢。

民國十七年春，直、魯聯軍一路敗退，閻錫山的督軍，及馮玉祥的國民軍側背壓力加大，夏初，大局敗勢已成。北京政府以外交總長羅文幹為首的文人，均主退出關外。雨帥衡量時局，無可挽回，革命氣氛瀰漫全國，對東北軍非常不利，戰爭持續，徒增生靈塗炭，非但斷傷國家元氣，抑且予日俄以漁翁得利的機會，於是毅然決定奉軍撤回東北。

消息傳出，各國公使都來話別，其中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尤其顯得殷勤。只是日本軍方出乎意料，土匪原就跟關東軍司令官松岡中將說：「

這個人我們利用不了，非殺了他不可。殺了張作霖，對付張學良這個小孩子就比較容易。」

糊塗賣國絕對不幹

民國十七年五月十八日，關東軍召開秘密會議，準備乘雨帥敗退出關之際，迫其下野，但又恐雨帥不下野蠻幹，引起戰爭，議至深夜，不得結論，高級參謀河本大佐憤然發言：「殺掉張作霖，豈不是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嗎？」並繼作解釋說：「殺掉張作霖，其子張學良必難善罷干休，而使其部下騷動，社會紊亂，我軍可藉口保護僑民，維持治安名義，出兵解除奉軍武裝，一舉佔領滿洲，另覓傀儡，成立聽命政府，豈非一勞永逸。」河本謬論一出，少壯軍人全部贊成，陰謀計劃，於焉開始。

日本軍方的詭計，田中首相根本不知道。原來其時世界經濟大不景氣，日本深受影響，解決之道，其國內財閥咸向中國打主意。惟中國朝野仇日頗甚，連東北在內，民間都自動自發的抵制日貨，財閥遂結合少壯軍人，採取強硬路線。民國十六年（昭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政友會（日本主要政黨之一）擊敗溫和派之若槻內閣，取得政權，由總裁田中義一粉墨登臺。田中軍人出身，為日本長州藩山縣有朋元帥的直系，於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四月，繼高橋是清為政友會總裁，主張「對華強硬政策」，甚合少壯軍人之狂想，而得到財閥的熱烈支持。組閣後，值我國民革命軍北伐，軍臨山東，日閥鑑於中國統一，勢必阻止其大陸西進政策，乃竟出兵強加干涉，

造成濟南慘案。殆及國民革命軍繞道北伐，張宗昌又不肯借重日軍；田中第感黔驢技窮，轉而暗派南滿鐵路總裁小川，和雨帥的日本顧問町野武馬大佐，與雨帥再談「五路」問題，並已向天皇拍了胸脯，保證以和平手段，達到目的。

雨帥虛與委蛇，在口頭上堅決同意，至於簽字手續，回奉天後再補行辦理。小川回報田中，認為任務已完成百分之九十，不禁沾沾自喜，所以不願雨帥有何變故。雨帥定於六月二日晚，專車啓程，這天上午九時，芳澤謙吉就到了雨帥私宅順承王府（這是張家私產，雨帥未住舊總統府），承啓官（即副官）予以擋駕，說大元帥尚未起床。芳澤歸後逕與土匪原連絡，土匪原說：「如果不簽好字，不能教他回奉天。」

下午三時半又到順承王府，一直囉嗦到四時半才走。可是六時又來了，雨帥當時正與劉哲等高級幕僚講話，行色匆匆，還是予以接見。芳澤拿出大批文件，一面解釋，一面請雨帥在文件上簽字，雨帥說：「這些文件必須看看內容，現在很忙，等我回到奉天再辦好啦！」芳澤重覆的說：「這些都是陳年老案，只要大元帥簽個字就結束了，補簽了字，日本保證大元帥的回程安全，並且代為阻擋國民革命軍不能出關，否則恐有未便，請慎重考慮。」

雨帥一聽這話，大為光火，當時面容一整，拍着桌子說：「怎麼樣！我是東北人，東北是我的家鄉，回東北是我的自由，革命軍也是中國人，打不打，是我們中國人自家的事情，何勞外國人操心，安不安全，我更不在乎，人總是要死的

，但你想教我糊里糊塗的賣國，辦不到。好啦！時間不早，我就要上火車了，貴公使請回！咱們奉天見。」

時已六時二十分許，芳澤頹然告辭，兩帥順脚踢開坐椅，送至會客室門側。芳澤走到衣帽間，副官把帽子及手杖遞給他，芳澤戴好帽子，拿着手杖，站有頃，又對副官說：「我還有幾句話向大元帥說，請進去報告一下。」副官即入內向兩帥報告，兩帥猛一甩頭，大聲說：「叫他滾吧！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副官退出室外，芳澤未等副官開口，即倏倏而去，緣兩帥大聲喝叱，芳澤已完全聽清。

日軍計劃佔領滿洲

這邊芳澤一面使政治壓力，逼迫兩帥屈服，另外關東軍於五月二十日，已將司令部移駐奉天，並將獨立守備隊第十四師團、第二十七旅、外山旅團、安田混成旅團及大刀飛行聯隊的一個中隊（戰鬥機十二架）等集結於奉天，又自滿鐵線調機車十部、客貨車廂百部、作業手兩百人，集結奉天，俾便關東軍自奉天向各地支援出兵。同時向東京大本營呈出「滿洲佔領行動計劃」，其主要點概為：（一）將主力自奉天調至錦州、義州方面，以拒阻中國國民革命軍，並乘機解除撤退中之奉軍武裝。（二）以一部進出新民屯、新家屯方面，掩護主力之行動。（三）請大本營增派兵力，支持滿洲駐屯軍，佔領吉林及黑龍江等北滿各要地。負責策劃謀殺的河本大佐，也從朝鮮調來一爆破專家，工兵中尉某，及助手三人，在皇姑屯

滿鐵線上裝置了五百磅炸藥，接通電流於一百公尺外的碉樓上。五月二十七日河本委託日本浪人（流氓）安達隆成，代覓三名願效死的中國人，安達隆成轉介紹奉天黑社會頭子劉戴明，與河本三頭對面談好，兩萬元成交，劉戴明以五十元代價找到三名吸嗎啡的無業遊民吳貴生、張文才、查大明，每人分到十六元多錢，過足了嗎啡癮，又吃了一餐牛肉餡餅蒸蛋。見到河本大佐表示滿意，河本就帶他們理了髮，送到南滿站的巷子裏一家風呂屋（澡堂子）洗澡，因為是白天，洗澡的人少，這三個髒兮兮的中國人，到日本風呂屋來洗澡，所以特別引人注意。洗完澡後，河本又為他們每人買了一套新衣換上，即不准離開，只能在指定範圍內活動，這三個人每天吃飽喝足，

嗎啡無限量供應，過了幾天此生未曾有的好日子。六月三日晚，令於深夜一時，前往皇姑屯陸橋旁之日兵哨所取兩封信回來，行至半途，查大明一想苗頭不對，遂藉口腹痛瀉肚躲開，吳、張二人按時前往，遂為日本伏兵射殺。

兩帥在順承王府叱走芳澤謙吉，氣猶未消，即有人建議改乘飛機回去，兩帥當命接通電話，查詢沿途警衛情形，據悉安全無慮，為了和日本大賭一口氣，仍照原計劃，坐火車回東北。以往兩帥行踪總很隱蔽，這次正在討論間，日本顧問町野武馬闖進來說：「安全絕無問題，我和大元帥同車回去。」兩帥意遂決。

六月二日（陰曆四月十五日）萬里無雲，月明如晝，前門車站人影幢幢，月臺上政府各界首長、地方大老，寒暄送行，人潮擁擠，新聞記者

竄來竄去，鎂光燈亂閃。

專車是以二十節頭等車廂組成，於八點四十分開行，為安全計，三十分鐘前，已開出一輛壓道車，隨後一列兵車。兩帥車廂在專車的第八節，第一至六節車是衛士，第七節車是高級軍官，第八節車就是兩帥單獨使用的車廂，車身作深藍色，俗稱「藍鋼皮」，係津浦路訂製的貴賓車，車內設備完善，有全套的衛生設備，及臥室、辦公室、大會客室。第九節車廂是文職人員，如奉天省長劉海泉、秘書長王樹翰、莫柳忱（德惠）、劉哲，以及自奉天來的各團體代表，奉、吉、黑、熱四省議會議長、議員。第十節為餐車，第十一節是廳長、秘書們的車廂，十二節以下全屬衛隊人員。

專車沿途不停，行駛如飛，途中日本顧問町野武馬建議，務必要在白天到達奉天，兩帥聽了也未在意。十時四十分到天津，政府機關首長，各國領事外賓、工商團體代表、地方仕紳，均在車站等候迎送，一番應酬，耽擱時間較久，忙亂中，町野武馬溜出車站，未再上車。

關東軍在此期間內，其佔領東北之主要詭計業在積極進行，主力集結於奉天後，預訂五月二十二日，向各地出兵，但是越出南滿鐵路沿線地區，等於向國外作戰，須奉有日本天皇之裁可命令（日本稱為大詔奉勅令），故關東軍僅採取備戰姿態，靜待「奉勅令」之奉頒，並未立即行動；計劃中是五月二十二日深夜十二時，下達攻擊命令，是晚官兵全付武裝，床前待命，各部隊連絡軍官，徹夜守候於司令部內，迄至二十三日上

中午，「奉勅令」仍未到達，全體官兵空緊張了一夜，搞得人困馬乏，司令部各高級人員覺得好沒面子。雖經一再電詢大本營，一直無肯定之答覆，實因田中首相最寄望於小川與兩帥之協商談判，認爲已近成熟階段，不必再勞師動衆，別生枝節。況且也不便上奏天皇，俾免前後所奏不符。可是這些曲折不便向關東軍解釋，只好拖下去。經幾次芳澤謙吉之碰壁，看出前途不大樂觀，「五路」此案，是一件見不得人的陰謀陷阱，如給外國知道，定有麻煩，衝突最大的是蘇俄，說不定立遭外力插手干擾，好事成空；所以芳澤謙吉作賊心虛，終日忐忑不安，而每與兩帥交涉，兩帥偏又大嚷大叫，弄得芳澤又怕又恨，狼狽不堪。

英雄一世死於倭手

關東軍一再開會，也研究不出一個好辦法來，結論還是「一方面等待「奉勅令」，一方面加緊實施河本大佐計劃，先將兩帥炸死，乘亂出動關東軍佔領東北，造成既成的事實，不由東京大本營不承認。北京與天津派有竹下和田中兩個參謀，以武官處名義駐守，將兩帥行程，隨時通知河本大佐。從山海關到奉天，鐵路沿線，日本便衣密佈，兩帥行動情報，盡在其掌握之中。迨拖到六月二日兩帥始離開北京，十二時十三分，離開天津，三日晨七時，到山海關，偏僻小站，賓主皆少，只有吳大舌頭與吉、黑兩省首長遠道來迎，吳大舌頭甫上車坐定，將要開車，日本駐山海關領事突接到通知，要纏住兩帥一段時間，偕同隨員翻譯三人，匆匆趕來。兩帥在車上接見，

略事寒暄，日本領事就拿出一包公事，要求兩帥簽字，兩帥還是應允，回奉天看過內容後，再行處理。無奈日本領事賴住不走，於是就在車上開起會來。這時五夫人專車到達，兩帥命五夫人專車先行，這邊會議照開，日本便衣密探立刻通知河本大佐：「專車係五夫人，並非兩帥。」兩帥將車上文武大員都請往會客室，與日本領事舌劍唇槍，爭論談判。六月的烈日，曬得車內悶熱，窗簾都拉下來，固然遮住了太陽，也擋住了空氣的對流，車內人都是一身大汗。至十時，稍作休息，大家都至車外呼吸新鮮空氣，又進車繼續談判。十二時日本領事回去用餐，車上也在餐車開飯。午間休息至二時三十分，日本領事來繼續談判，將五時，猶不得結論，日本領事嚴肅的說：「如大元帥堅決不肯簽字，將來定會後悔。」兩帥高聲說：「我絕不後悔，隨你們怎樣，我絕不賣國。」日本領事倖倖離車而去。

專車立即風馳電掣，向前疾駛，時已六月三日下午六時，按正常行車時間，應已到達奉天，此番被山海關日本領事一陣糾纏，正延誤了一天。專車行駛一夜，已是六月四日凌晨。吳大舌頭問：「早晨天冷，要不要加件衣裳？」兩帥見錶正五時三十分，答說：「算了，馬上就下車了。」

當時高級人員，多在兩帥車廂內打麻將（兩帥素喜在車上打牌消遣），大家爲陪兩帥都通宵未睡；兩帥一說，才各自散去，向各自的車廂換衣整裝，準備下車。現車廂內只有兩帥和吳大舌頭，另外幾個侍從副官與衛士。

鐵路沿線警備森嚴，由溝樺子開始，更是崗哨林立，爲協調方便，特派了一個與日本駐奉天獨立守備大隊東宮隆吉中隊長相熟的某憲兵少校，擔任連絡指揮，駐守於京奉（北寧）路與南滿路兩線之交叉點——皇姑屯，日本當地之守備人員，則在一百公尺外碉樓上瞭望監視，兩帥專車之藍鋼皮車廂，目標顯著，早入視線，專車進入交叉點陸橋下（南滿路架空在上，京奉路在下，南滿路歸日本方面警戒，不准中國人接近），恰在兩帥車廂上方爆炸，前後三個車廂，同時翻倒，遭到劇烈衝撞，面目全非。後半段車廂，引起大火，車上人紛紛下跑，歡迎的人們，四處亂竄，呻吟呼叫不絕，雜以零星槍聲，秩序大亂。

鐵路兩側立即出現衆多日本士兵持槍實彈，如臨大敵。幸而當時在場之軍政人員十分鎮定機警，劉尚清大喊不要開槍，隨後聽到另一人也高喊不要開槍，辨其聲音，似爲常蔭槐。常係前一站下車，此時另車趕來，中國軍隊既不開槍，使日本人失去肇事之藉口。這時奉天憲兵隊立即封鎖現場四週，搶救傷亡，使外人不得接近。吳俊陞、潘復與侍從人員，已遭炸死，另莫柳忱（德惠）、劉海泉、劉哲、張景惠，各受輕重傷不等，後皆治癒，莫柳忱在臺灣曾任考試院長，劉哲曾任監察院副院長，張景惠曾當過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信哉斯言。

漢卿接掌軍政大權

兩帥受傷頗重，人們迅即將兩帥及吳俊陞抬上汽車，爲防日本人另有陰謀埋伏，不敢按正常

路線行駛，颯彎曲折，飛奔回督軍署（即兩帥住宅），經急救後，慢慢清醒過來，睜眼就說：「是日本人幹的，告訴小六子，不要報仇。」少頃又問：「小六子來了沒有？」衆答：「就到。」又過了一會，嘴巴動了幾下，好像還有話要說，沒說出來，卒以未能及時搶救，就此溘然長逝；英雄一世，死於倭寇毒手，享年僅五十四歲耳，寧不令人慨歎！張學良在北京順承王府，突然自夢中驚醒（他平常都是十二時許才起床），感到心神不寧，坐臥不安，自己說：「乾脆起床算啦。」一邊穿衣服，一邊看到吳泰勳（吳俊陞之長公子）在扶乩，閒閒的問了一句：「問問老師怎麼樣？」沙盤裏馬上現出字來：「大帥歸矣！」張學良說：「這簡直太靈了，誰都知道老師回去啦。」說着電話鈴響，張學良拿起電話來一聽，是奉天打來的，聽完來話，楞在當地，心想：「冥冥中好像直有一個神，在操縱我們父子的命運，太玄啦！這不會是真的……。」吳泰勳說：「唉！你怎麼啦？」張學良強忍鼻酸說：「我有些不舒服，在考慮晚會要不要去。」兩個正說着，副官報告土肥原求見，一下提高了張學良警覺，照常接見了土肥原，並當面邀請他參加晚上的生日（當天是張學良的生日）晚會。

兩帥一死，五夫人與一般內眷立刻號啕大哭，劉尙清趕緊通知五夫人，告訴大家不要哭，不要將兩帥逝世消息透露出去，內宅人只准進，不准出，任何人不准到內宅去，男訪客由劉尙清接待擋駕，女訪客由五夫人接待擋駕，連擔任與日本人連絡的秘書，也不准接近督軍署後院，隨之每日請一奉天名醫至督軍署內，暫時不准回家，只對外發佈新聞：「大元帥傷勢日有起色，不日即可康復。」

日本顧問町野武馬、駐奉天總領事，關東軍司令等及其夫人，均分別透過各種途徑，刺探兩帥病情，所見五夫人濃妝豔抹一如往昔，高級官員也能處變不驚，看不出絲毫線索，日本不敢有舉動，雖然買動了幾個日本浪人，和中國流氓在南滿站鬧事，也不起勁。

張作相召集了一次善後會議，參加的皆係高級軍政首長及元老，有關兩帥所遺各項要職，其繼任人選，有兩派意見，一派主張由張輔帥（張作相字輔忱）出而領導，一派主張由張學良（漢卿）繼承。在此緊張關鍵時刻，張作相存心厚道，顧念與兩帥生死之交，發言說：「依照我國傳統，父死子繼，乃是正理。」此言一出，衆無異議，當即決定由張學良接掌東北軍政大權，惟附口頭協議：「東北軍從此不再過問關內之事，閉關自守，教養生息，發奮圖強，以應付日俄兩大強敵，爲老師報仇。」聽籌碩畫，寓意深遠。

六月六日，張學良以煤灰塗黑面孔，化妝成火頭軍，亂髮髻服，坐於火車頭添煤處，而以羅文幹假作張學良，坐專車回奉天，待一切安排就緒，六月九日正式發喪，關東軍已失去輿風作浪，一舉佔領東北的機會了。

日皇埋怨田中鬱終

出事之當天下午，就有中國治安機構前往現場調查，各地新聞記者前往採訪，好奇民衆前往

探看。日本守備隊已將深夜一時打死的無業遊民吳貴生、張文才二人屍體，佈置展示，並在屍體身上取出手榴彈二枚，書信三封，一封係用國民革命軍司令部用信封，以強調證明該二人，係南方國民黨所派。南滿站「風呂屋」的老闆清水三郎，看了之後說：「這不是前幾天到風呂屋洗澡的那幾個中國人嗎！」這話恰被新聞記者聽見，立刻作了採訪筆錄。

另一無業遊民查大明前一夜逃過死神的魔爪，當天一看兩個同伴被打死了，即找到黑社會老大劉戴明，哭訴訛詐，劉戴明給了他五塊錢奉票（東北發行之紙幣），第二次去找，劉戴明躲了起來，查大明一氣報告了中國警察局，警察局問過情形，保護了幾天，放出來後，即被日本密探捕殺。劉戴明被押往旅順，以後下落不明。清水三郎則被驅往朝鮮。然詳細經過已洩露無遺。

第二天各報分別競載，輿論譁然，尤其是蘇俄惟恐天下不亂，直指日本有計劃的謀殺，極受國際間之注目。日本政府終難保持緘默，乃於六月十二日，以陸軍省的名義，發表聲明說：「京奉與滿鐵（長春至大連，係俄國轉讓日本）兩線交點之皇姑屯，設有陸橋，滿鐵線由陸橋上方通過，向屬日方管理，張作霖元帥返奉前，中國軍方要求配置警戒，因事關權屬，未予同意。六月四日晨一時許，有三名可疑份子，攀登滿鐵線路堤，不聽喝止，並向哨兵射擊，經我軍還射，擊殺兩名，逃跑一名，在兩名屍體懷中搜出手榴彈兩枚，書信三封，其中一封爲國民革命軍東北招撫使之指令，記有張之專車行動時刻，顯係革命

軍之便衣人員無疑。四日五時餘，張之專車通過陸橋瞬間，突然發生爆炸，鐵橋之雙軌橋樑被炸毀，橋脚上部傾坍，列車頂端被擊破，其破壞力之強，顯非投擲手榴彈所可能，必為預置大量炸藥所造成，張之專車時刻既屬機密，我軍豈能預知其行動而爆發。「此連篇鬼話之聲明一出，彌彰其欲蓋之罪行，成為世界輿論之笑柄。

田中得知兩帥被炸事件，不禁頹然而歎曰：「完啦！一切都完啦！」政友會全體人員，無不主張嚴懲肇事之河本大佐，不幸其時關東軍已尾大不掉，卒以恐影響士氣為理由，不了了之。然醜媳婦難免見公婆，不能不上奏天皇，日皇對田中說：「這跟你以前所說的不是有出入嗎？」說畢就拂袖進去了，並對待從長鈴木實太郎說：「田中首相說的，我一點也不懂，我不想再聽他的話了。」鈴木大概對田中也不滿意，就照直告訴了他，田中惶恐流淚，即時提出總辭職，一個月後抑鬱而終。這是兩帥逝世後，對日本最大的影響餘波。

孫中山讚許張作霖

兩帥幼年寒苦，所以自奉甚廉，早餐是鹹蘿蔔英子炒豆腐，小米稀飯或高粱米粥，平常全家都吃高粱米飯。給兩帥當廚師的，已經跟了兩帥許多年，有一次因為犯錯辭掉，後來的幾個廚師都不如原來廚師炒的豆腐好，不得已又把他請回來。兩帥心地仁慈，待人寬厚，越是對誰好越罵的多，當時東北軍流行的諺語說：「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才見外。」

兩帥統治東北期間，人民安居樂業，沒有什麼苛捐雜稅，普通的小店舖，根本不需繳稅，物價穩定，治安良好，所以生意好做。但是還不如作軍官更好，那時候當一任連長下來，一生的日子都會過的很舒服了，所以流行的民諺說：「丫頭丫頭你快長，長大嫁個排連長……。」

兩帥雖然不是革命的國民黨，但是對廣東的孫中山先生曾經三次贈送武器和金錢。孫中山一生對黨外只讚許過兩個人，一個是徐樹錚將軍，因為他以少數人收復了外蒙。另一個就是兩帥，因為兩帥在日、俄兩大強敵環伺之下，未失分寸土地。兩帥與孫中山先生會面是在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四日於天津，兩人暢談了一個多小時，在座的有李烈鈞、葉恭綽、張學良、楊宇霆、吳光新等，孫中山先生詢以：「處日、俄兩大之間，果操何術而能免其猜嫌？」兩帥答以：「小事不妨吃虧，大事決不上當，為原則耳。」兩帥與先總統蔣公晤面，約是民國十六年十月初，蔣公自日本回國，路過奉天與兩帥晤談，在座僅張學良與雙方要員少數幾人，協議：「兩帥支持蔣公北伐，統一中國。蔣公同意東北現況之特殊地位。」

兩帥被炸，楊宇霆、常蔭槐二人似有預知，尤其是常蔭槐中途下車，乃東北民間週知之事，後之治史者不可不詳查。後來楊、常二人被張學良槍殺，是為報父仇，死的並不冤枉。在東北那種複雜地區，要說沒有日俄兩國培養的漢奸，才是奇事，楊、常二人不過是比較明顯的罷了。

兩帥有些事情處理的也的確令人讚佩，如搜查蘇俄大使館，擄走反動文件、逮捕共產黨徒，逼迫蘇俄撤換大使等，迄今在世界上仍是空前絕後的壯舉。另日本浪人在南滿站打死了一個中國人，向日本駐奉天總領事交涉，日本只賠數十元了事；兩帥馬上還以顏色，囑人打死一個日本浪人，日本總領事館來交涉，兩帥也比照賠數十元，日本總領事館啞口難言，從此日本浪人不敢再橫行鬧事。兩帥未受過教育，某次美國記者鮑惠爾(John B. Powell)問兩帥什麼學校畢業？兩帥立答：「綠林大學。」兩帥會寫一筆「虎」字，下面落款「張作霖手墨」。某日人往求，兩帥代其寫好「虎」字，下面落款竟寫成「張作霖手黑」，蓋「墨」錯成「黑」也，秘書在旁提醒說：「還要加上土字。」兩帥立即反應：「他媽啦個巴子，中國土怎能給日本人。」

其次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求見，兩帥不願見，而未予拒絕，引至會客室，無暖氣亦未生火，時值寒冬，墜指裂膚，兩帥穿皮褲皮袍，可以抄手取暖，日人則均西裝革履，凍的坐不住，沒說兩句話，即行告辭。諸如此類的事情很多，使日本人氣惱不得，啼笑皆非。

假如兩帥不死，「九一八」必可延後爆發，即或爆發，兩帥也必與之纏鬥，不會輕易退出東北，是則日寇不暇發動「七七」，時間一拖，我政府必能剿清共軍，中國之命運，當是另外一番情況了，張作霖張兩帥逝世將及六十年，吾儕侷促寶島也將四十年了，追憶前賢，不禁擲筆三歎。

墨字不寫土示惡日

(全文完)